

楔子

正月初一，眾人正歡度春節，到處都是一片喜慶，只有街邊的乞丐們臉上看不見笑容，正悲嘆著自己淪落街頭的遭遇。

一名較年長的女乞丐對著另一名年輕的女乞丐說道：「我說妳到底堅持什麼？妳不想騙人自己就得餓死，妳看妳這瘦巴巴的模樣，又一臉可憐相，只要妳裝病，我在一旁哭個幾聲，一定可以引來同情，得到更多施捨。」她實在不懂這個年輕丫頭為何如此冥頑不靈？

年輕的女乞丐無奈的笑了笑，搖搖頭道：「我已經試過了，沒用的。」

「妳在哪裡試的？那裡的人真狠心，相信我，這個城的人不會。」

「不是的，我試過，的確可以多騙得幾分錢，但沒用的，無法改變我的未來。」

「未來？」年長的女乞丐毫不留情的大笑起來，笑她淪落至此還看不清現實。「妳還想著未來，我只能想到餓了好幾天，現在我就想要有個吃的。」年輕的女乞丐何嘗不知道徒勞想著未來沒有用，但她已陷入了無法脫離的輪迴，她知道自己這三個月的人生，很快就要重來一次了。

須臾，她乞討的碗裡落下了一枚銅錢，她盯著那枚銅錢，毫無意外地又看見銅錢上刻著「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」這幾個字，給她銅錢的人並沒有立刻走開，而是站在她的身前等著。

年輕的女乞丐並未抬頭看向對方，只是輕聲道謝，這城裡認識她的人太多，她不想讓人看見如此落魄的自己，接著她聽見對方嘆了口氣，而後緩步離去。

第1章

「小姐、小姐，妳快醒醒，卓公子託人送來了一封信，說是要給小姐的。」梅府的丫鬟芹兒正在床邊輕聲喚著大小姐梅水菱。

其實平常梅水菱非得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肯起床，而且若不是她自己睡醒而是讓人吵醒的，她會非常生氣，本來芹兒也不敢來吵醒她，只是這封信很重要，芹兒更擔心要是誤了時間，自己會受到更激烈的責罵。

然而，今天梅水菱沒有因為被擾醒而大發脾氣，反而靜靜的坐在床邊一會兒，才伸出手，等著芹兒把信交到她手中。

「芹兒，那個卓孟哲對我來說並不重要，所以這封信也沒有重要到必須立刻把我叫起床。」

芹兒一聽，嚇得立刻撲跪在地，以為自己就要受到大小姐的責罵。

然而梅水菱只是站起身，走到芹兒面前，彎下身子將她扶起來，還對她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「別怕，我以後不會隨便罵妳了。」

芹兒卻嚇得渾身發抖、直冒冷汗。大小姐這是怎麼了？

「大小姐不是罵奴婢，是在教導奴婢，這些奴婢都明白。」

梅水菱重重的嘆了一口氣，知道芹兒不會那麼快放下戒心，這才又耐著性子解釋道：「妳從小就忠心耿耿的跟著我、服侍我，比我的妹妹還要親，

連幫忙送信這種被我爹知道非剝了你的皮的事你也敢為了我做，我不該老是罵你，過去這麼對你，是我錯了。」

「大小姐……」

「好了，不管你信不信我，總之，你會慢慢發現我不一樣了，首先，我有件事要告訴你。」

「大小姐請吩咐。」

梅水菱走到妝臺前，拿起了上頭的珠寶盒，塞進了芹兒的手中。「來，這盒首飾送給你，免得來日我被趕了出去，保不了你。」

芹兒不解，「大小姐，老爺不會把你趕出梅府的。」

「這個卓孟哲是我的剋星，你千萬切記，不要再幫他送信了。」

「奴婢一直以為大小姐是喜歡卓公子的。」

喜歡嗎？或許曾經是的，但那是在她遭遇到一連串的奇遇之前。

「不，我並不喜歡他，或許他對我是有意的，或許他以為我喜歡他，但不管他目前對我是不是有情意，最終他還是會害了我。」

芹兒用力的點了點頭。「奴婢知道了，絕不再幫卓公子送信，也絕不會讓卓公子有機會見到大小姐。」

梅水菱滿意一笑，讓芹兒服侍她更衣、梳洗。

打理好自己，梅水菱本準備走出房間，卻看見芹兒把珠寶盒又放回妝臺上，她又拿起珠寶盒，塞進芹兒的懷中。

「說了要給你就是你的，好好收著。」

「大小姐，芹兒不需要的。」

「不，你很快就會需要的……快拿去收起來。」

梅水菱的欲言又止沒有引起芹兒的懷疑，芹兒在無奈之下，還是收起了那盒珠寶，並在梅水菱的催促下走出她的院落，往下人房走去，將東西收好。在臨出院落前，芹兒既疑惑又擔心的回頭看了梅水菱那落寞的神色一眼，她不知道大小姐是怎麼了，怎麼一夜之間就變了心性，眼神也有著不符合她年齡的滄桑，好像她已經經歷過數十年的人生一般。

大小姐也不是一直這麼壞心眼的，在大小姐小的時候，在夫人未過世之前，她也是個可人兒的，只是後來夫人過世了，老爺娶了新的夫人，新夫人對大小姐完全放任，不予管教，才會把大小姐寵成了這副模樣。

大小姐突然變了性情，是好還是不好啊？

看著芹兒帶著疑惑離開，梅水菱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只是發生在她身上的奇遇，她無法向她言明。

是的，她方才對芹兒說的事都會發生，有一天她會被趕出梅府，芹兒也會因為不知名的原因離開梅府，最後被迫嫁給一個老屠夫，雖然比她這個被趕出梅府的大小姐好得多，不愁吃穿，但她過著十分悲慘的生活，日日被那個善妒的屠夫丈夫毒打，只因為她可能在街上不經意多看了哪個男人一眼。

她為何會知道？因為這樣的情形已經不知道發生第幾次了。

她會一次又一次的醒在這富貴人家，也一次又一次的淪落街頭成為乞丐，直到拿到那枚刻著「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」的銅錢買了饅頭吃，就又会回到這偌大的梅府，醒在同一天——她收到卓孟哲給她的私奔信的這一天。梅水菱走出院落，來到梅府後花園的那座池子旁，這座池子差點害死了她的弟弟，也是從那件意外開始，父親便對她死了心，只想著快快把她嫁出去，眼不見為淨。

母親在她七歲那年過世，或許是她年紀還小，父親想著得有個娘來管教她，所以隔年就娶了繼母進門，繼母雖然不是把她視如己出的疼，但至少不曾欺凌過她。

而後，繼母接連生了弟弟及妹妹，很快她便發現父親不是只疼她一個孩子，所以她對弟弟妹妹生出了嫉妒心，想盡辦法的欺負他們。

父親是唯一會斥責她的人，繼母反而是那個總是擋在她身前為她向父親求情的人，就因為這樣，養成了她驕縱的性格，有一天終於出了大事。

她知道弟弟很喜歡草編蟋蟀，故意把他房中的草編蟋蟀拿出來，當著他的面全給丟到後花園的池子裡。

本來她只是想出出悶氣，所以當她看到弟弟在池子邊哭了起來，就滿意的走開，回到自個兒的院落，沒想到過沒多久，就聽到吵吵鬧鬧的聲音，說是小少爺掉進池子裡了。

最後，弟弟的小命是救回來了，但當他一清醒，父親問他為什麼在池邊玩時，他立刻說出了她的惡行，並說他是為了救那些草編蟋蟀才會掉進池子裡。

想到這裡，梅水菱重重的閉上眼，即便是她過去那惡劣的性子，都沒想過要害死自己的親弟弟，更何況是現在的她？所以她只是無限懊悔著。

從那時起，父親便不再管她了，把她養在她的院落裡不再見她，甚至還開始讓人為她找門親事，想快快把她嫁出去。

可笑的是，她從小被養壞了的，她的無才是整個萬安城都知道的事，當然有了梅府為她準備的豐富嫁妝，她不愁嫁不出去，但若想要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人家不是非她不可。

就在這段時間，她在每月固定前往寺廟上香的日子，遇見了同為香客的卓孟哲，當時的她不但對弟弟的意外覺得事不關己，也拒絕父親看上的幾個可當她夫婿的人選，這時卓孟哲開始追求她，她的心也隨時間過去深陷，終於愛上了他。

梅水菱拿出那封剛剛芹兒交給她的信，她不用看便知道裡頭寫著什麼，她直接撕毀了。

當她第一次看到這封信時，她義無反顧的在約定的時間離開梅府，與卓孟哲私奔了，他們逃到鄰縣不到三天，兩人便開始不停地爭吵，她從小優渥慣了，根本過不了這種清貧日子。

後來卓孟哲突然消失無蹤，她只好回到萬安城，但父親並沒有原諒她，還將她趕出家門，最終她流落街頭成為乞丐，直到拿到了那枚銅錢，回到了這個早晨。

一開始她以為這只是一場漫長的夢，也明白了貧賤夫妻百事哀的道理，於是這一回她帶了滿滿的珠寶首飾與卓孟哲私奔，卻在到了鄰縣的當夜，他便偷走了她所有的珠寶消失了。

發現自己錯付了終生，再次重生後，她學會了別去赴約，但也知道怎麼傳出了消息，說她與卓孟哲私通，他甚至還上門求娶，拿出他們私訂終生的信物，於是父親氣得把她趕出梅家，然後她又成為乞丐，在正月初一這天再重生一次。

梅水菱走到了梅府大門口，這三個月的人生她已經過了無數次，如今她是真的覺得前途茫茫，不管是她說之以理的要卓孟哲放手，還是動之以情的求卓孟哲好聚好散，甚至學了一技之長養活自己，最後都改變不了她成為乞丐的命運。

這是上天的捉弄，想讓一次又一次成為乞丐的經歷來洗盡她過去的罪惡？還是天可憐見，給了她最後一次的慈悲，不忍見她成為乞丐告終，所以讓她一次又一次的重生，直到不會成為乞丐為止？

她每回重生都會採取不同做法、做出新的選擇，然而無數次的重生讓她不知道還能有什麼選擇。

此時，一頂轎子緩緩地經過梅府大門前。

梅水菱知道轎子裡坐的人是俞睿淵，因為轎子旁跟著的人是阿喜，是俞睿淵的貼身侍從，而且等會兒風會吹起窗子的布簾，露出俞睿淵瞪著她，一臉冷酷的表情。

這不僅是因為梅、俞兩家是商場上的敵人，她與俞睿淵也非常討厭彼此。此時風又吹起布簾，梅水菱這回沒有一看到俞睿淵的臉就別開視線，反而直直地瞪視著他。

她都已經淪落到這個地步了，還怕什麼？

然而，一切起了變化，這回，俞睿淵喊了停轎，然後他掀開了窗簾。

「梅水菱，妳做什麼瞪著我？」

咦？在她數不清的重生經歷裡，俞睿淵從來沒有停下過轎子。

不！該說是她因為不想看見他的臉，所以總會別過臉去，但這一回她沒有，所以情況產生了變化。

莫非，她一直以來沒做的這個選擇，就是可能改變這猶如詛咒一般循環的方法？

「雙眼是我的，我愛看什麼就看什麼。」

若是過去的俞睿淵，聽到她這麼說，定會不悅地立即喊起轎就走，但這一回，他並沒有這麼做。

「我還以為妳『愛』看的男人是別人呢！起轎！」沒頭沒腦的丟下一句話，他便喊了起轎要離開。

梅水菱卻像是想起了什麼，衝上前攔下了轎子。「俞睿淵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麼？要不然你為什麼會那麼說？」

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有些耳語開始傳開了，我勸妳好自為之，免得有一天毀了自己的名聲。」俞睿淵連轎帷也沒有掀起，彷彿是連當面與她說話都會弄髒了自己一般。

俞睿淵果然知道卓孟哲的事！原來她與卓孟哲之間的事在這麼早就有了傳言嗎？

不行！她不能再淪落到街頭行乞了，她要改變人生，俞睿淵這與過去她重生時不一樣的反應，應該是個契機。

「俞睿淵，如果你真的不希望我名聲有損的話，就幫幫我吧。」

俞睿淵沉默了許久，最終掀起了轎帷。

在那一瞬間，梅水菱好似看見他隱去了什麼表情，卻來不及細究，就見他下了轎，來到自己面前。

「剛剛說話還那麼不客氣，現在卻要我幫妳？」

「我走投無路了，過去我從沒有試著找過你幫忙，或許找你才是正確的選擇。」

梅水菱難得對自己如此客氣，還用近似請求的語氣對自己說話，這讓俞睿淵來了些興趣，他挑起眉頭問道：「妳要我怎麼幫妳？」

「這裡說話不方便。」

「一個時辰以內到俞府見我，否則，我就當沒答應過妳。」

「好！我一定去。」

「妳說妳走投無路，何不一五一十的告訴我？」

俞睿淵選擇在花廳裡見梅水菱，這裡雖然不若大廳氣派，但至少可以讓梅水菱不那麼拘謹。

梅水菱看著這熟悉的擺設，她是第一次來這裡，但這花廳卻不是第一次見，因為它與城西俞府裡的花廳幾乎一個模樣。

梅水菱小時候去過城西俞府，那是俞睿淵的老家，雖然同在萬安城裡，但只有俞家兩老還住在那兒，俞家兩老的孩子們，女的出嫁，男的則是成了親搬出老家，唯有俞睿淵例外，聽說是因為有了自己的事業，才找了座宅邸搬了出來。

她記得小時候到城西俞府作客時，最喜歡待在花廳裡，看著院子裡那些俞家的姊姊們在花園裡開心撲蝶。

不久之後，兩家的情誼因為梅水菱母親的逝世起了變化，梅老爺變得十分專注在經營梅府名下的產業，在幾次的競爭中與俞府傷了和氣，最後兩家便不相往來了。

甚至後來俞睿淵有了自己的事業，竟與梅家競爭起了皇商的資格，最後梅家敗了，俞睿淵成了皇商，梅、俞兩家完全成了水火不容之勢。

看著梅水菱先是看了花廳的擺設，最後陷入了沉思，俞睿淵的表情和緩了下來，但嘴上還是不饒人，畢竟聽到了那個傳言，他很難不當一回事。

「看來妳還不夠走投無路，不想求我幫妳。」

「不！不是的！」經歷了那麼多次輪迴，梅水菱已經不是那個刁蠻任性的大小姐了，只要能助她脫離這樣的困境，她什麼事都肯做。「我只是想起了我小時候很喜歡俞府的花廳……」

「既然情誼已經不存在，就無須再回憶過去。」

畢竟兩家勢如水火多年，如今還是她自己送上門向他求助，他的語氣不好梅水菱能理解，倒也沒有和他硬碰硬。

「其實…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或許我需要一個建議，或許我需要一個庇護，因為很快我就會被趕出家門，流落街頭了。」

俞睿淵只是冷冷一笑，萬安城人盡皆知，梅老爺把長女寵得十指不沾陽春水，再加上她那個繼母，別人的眼中或許是她大度，對於先夫人所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還要疼，但在俞睿淵的眼中，這個繼母心機頗深，她根本是故意把梅水菱給養廢了的。

「我不相信那麼溺愛妳的梅老爺會把妳趕出家門。」

「爹爹對我再不如以往了，不久前我險些害死了弟弟，爹爹從那時起，除非必要，便不再跟我說半句話。」

那件意外俞睿淵多少有耳聞，只是他聽說梅水菱毫無悔意、依然故我，如今看來好像並不是如此，她的眼中含著淚，那是真實的後悔，不是為了求得同情演出來的。

「所以，梅老爺是為了這事要趕妳出門？」

「不完全是，應該說，是發生了一件又一件讓我爹失望的事，最終才使得我被趕了出去，你試想，在如今我爹對我這麼失望的時候，如果有一個我爹不認同的男子纏著我要我嫁給他，我若真與他走了，我爹會不會再也不認我這個女兒？」

她心裡還想著要跟卓孟哲走嗎？俞睿淵的神情一冷，語氣自然也跟著變得像一把寒冰做成的利刃，直直刺向她的心窩。「妳也不想想妳自小養尊處優，離開了家，妳怎麼可能過得了苦日子，如此妳還傻得要跟他走，怪不得別人。」

是，她就是傻，如今她知道了。

「我從了那人會流落街頭，不從會被公開兩人的關係趕出家門，最後的結果都是流落街頭成為乞丐，俞睿淵，你說說如果你是我，你會怎麼辦？」

「妳有什麼把柄抓在卓孟哲的手上嗎？」

果然俞睿淵是知道卓孟哲的啊！梅水菱苦笑道：「他的確是追求過我，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手中有一支對我非常重要的髮簪，那髮簪成了證據，他說那是我送給他的定情信物。」

「但妳沒送？」

梅水菱搖了搖頭，無奈的繼續說道：「你不就是聽到了謠言，才會對我的清白有所懷疑嗎？那麼別人也會，我爹也會。」

俞睿淵沉默地看著她無助的模樣，他看得出來她對於自己將要面對的茫茫未來感到焦急，她是真的遭遇了困難，雖然他不明白她為什麼會向他求助，及尋找解決的方法，但他的確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，完成一直以來的心願……

「梅水菱，三天後，我會親自帶人上梅府提親。」

「什麼？什麼提親？」她聽錯了嗎？他為什麼要上門提親？就算不相信她的遭遇，也用不著這麼玩她吧！

「依照妳的情況，離開梅府已避免不了，但為了不流落街頭，妳需要一個庇護，而我，能給妳一個棲身之處，不過，我是生意人，總不能白白讓妳得了好處，妳必須付出代價。」

「什麼代價？」他要她付出的代價，莫不是與他要提親有關吧？

「我要妳嫁給我，成為我的妻子。」

「俞睿淵，你在說笑嗎？我們兩家是死對頭，我爹怎麼可能讓我嫁給你？你要是上門提親，我爹肯定立刻把我趕出梅府。」

「我說了，妳離開梅府已是避免不了，妳有很多選擇，可以流落街頭、可以跟了卓孟哲，但妳也可以選擇……跟了我。」

「你要的是一段真實的婚姻，而非為了什麼莫名的原因，只想要一個名義上的妻子吧？」

「當然，我要的是真實的婚姻，妳必須嫁給我，成為我的女人、為我生兒育女。」

他們上一刻還是仇人啊，怎麼可能這一刻她就會甘心嫁給他？而且他到底為了什麼，竟想利用她孤立無援的處境逼她嫁他，他明明是討厭她的，不是嗎？

她的反應很明顯的不願意，俞睿淵也不急，涼涼的又道：「我給妳三天時間考慮，三天後我會親自上門提親，到時妳可以拒絕我，我也不會強求妳，但往後妳若真的流落街頭，可別再來找我，我定不會理妳。」俞睿淵說完，就無情的背過身去，隱去了他真實的表情。

梅水菱自知並沒有更好的選擇，但她當真無法立即答應，只能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會好好考慮的。」

她頹然的離開了花廳，沒再多看俞睿淵一眼，自然也沒看見他緊緊的握起了拳頭，洩露了他真實的心情。

「不要怨我，我要是不這麼做，妳就不會……」
他將接下來的話悶在了心裡，終究沒有說出口。

梅水菱知道自己眼前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，但在經歷了無數次的重生之後，她又不太肯定如今的選擇是正確的。

攔下俞睿淵的轎子的確讓事情有了不一樣的發展，但萬一她做對了選擇不會成為乞丐，那麼後果呢？

是！她可以脫離這個不斷重生的輪迴，可她就會以俞睿淵妻子的身分一直生活下去，這又是她要的嗎？

更讓梅水菱覺得徬徨的是俞睿淵的決定，她記得初見他的時候自己才七歲，她已經不記得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，只記得他冷冷的說了一句話——

「我才不要，她好醜。」

她不記得他所謂的「不要」指的是什麼，卻很清楚在他眼中她長得很醜，而後的每一次相見，換來的都是他的欺負，直到兩家不相來往之後，她是沒再受他欺負，但卻成了仇人。

他如此討厭她，又為何要娶她？每天看著一個他討厭的女子，他不覺得難受嗎？

「大小姐、大小姐！」芹兒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一般的跑進梅水菱的院落，直到跑到了梅水菱的面前，還直叫嚷著。

梅水菱難得見芹兒這麼緊張，安撫道：「慢慢說，別急。」

芹兒喘了好幾口氣，才把想說的話順暢的說出來，實在是這個消息太過震驚，她不得不快些跑來告訴大小姐。「大小姐，外、外頭有人提親，是、是俞府的……」

「俞睿淵是吧？」

「大小姐知道？」

他還真如他所說的，三天後真的上門來提親了。梅水菱像是知道事情會怎麼發展一般，對著芹兒拜託道：「芹兒，幫我收拾簡單的包袱，準備幾套衣物就好，還有，枕頭下有一只小錦囊，一定要放進包袱裡。」

那只錦囊是每回重生離家時她一定會帶著的，錦囊裡有幾張銀票，可以讓她暫時度過一段日子，帶珠寶首飾出去兌換不易，還是銀票好用些。

「那個錦囊是小姐說備著離開梅府要用的，大小姐現在要離開梅府了嗎？」

「我……可能回不了這間房了，只是我怕有人說話不算話，總得帶些銀票為自己想著後路。」

就在芹兒仍舊一頭霧水之際，梅水菱走出了院落，來到大廳，果然聽見了父親與俞睿淵並不愉快的談話。

「妳想娶我女兒？」

「是，我要娶菱兒。」

「我絕不允許你娶我梅府的女兒！」

「為什麼不？我知道我們兩家視彼此為仇敵，但我與菱兒之間並不是，更何況梅老爺本就在為菱兒找門好親事，我俞府與梅府門當戶對，我與菱兒更是青梅竹馬，我不該是菱兒最好的選擇嗎？」

「就憑我與你爹是商場上的仇敵。」

「梅老爺，商場不該有永遠的敵人，再說了，我們在此爭論無益，梅老爺何不問問菱兒，看她是不是想嫁給我？」

是的！要解決這個僵局當然只能靠她，於是她深吸一口氣，走進了大廳。

「爹……」

她一眼就看見父親雖然望向她，但很快就別開了視線。

梅水菱知道，那是父親恨她險些害死了弟弟，又因為她是他的女兒而無法真狠下心懲罰她的矛盾。

梅水菱走到俞睿淵的面前，輕聲問道：「你竟然真的來了？」

「我說話算話。」

「你應該明白，我若應了你，可能會立刻被我爹趕出家門吧？」

俞睿淵的表情沒有一絲變化，像是今天不管發生了什麼事，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一般。

「妳有選擇，看妳是做為我的妻子被趕出梅府，還是背著與卓孟哲有染這樣有損私德的罪名流落街頭。」

是啊！他還真的知道她眼前只有這兩條路！

梅水菱就當與他有了默契，這才揚聲說道：「俞睿淵，我答應嫁給你。」坐在主位的梅老爺可不允許，仇敵就是仇敵，他不會把女兒嫁給仇敵之子！

「這裡是梅府，一切還是由我作主，這樁親事我不允就是不允！」

「爹……」梅水菱轉身面對父親時，她的表情不是懇求、不是任性妄為，而是帶了滿滿的心痛，她睜著一雙含著淚水的眼，說出了預言一般的話，「今日我不允了俞睿淵，來日，你也會因為以為我私下允了別人而將我趕出去。」

「妳若沒有做出有損私德的事，我怎麼可能趕妳出門？」

「那是因為自從險些害死弟弟後，爹便不相信我說的話了，我一次又一次的試著想讓你知道我的性子已經改變了，但爹並不相信。」

「妳在胡說什麼？」

梅水菱有過太多次重生的經驗了，她很清楚不管她怎麼做，都無法改變父親的想法。「就當我胡說吧，但現在唯有俞睿淵可能是我的轉機。」

「如果妳硬要嫁，那妳就不再是我梅府的女兒！」

父親果然還是這麼說了……無數次的重生，她聽過太多次父親威脅趕她出家門的話，為什麼她學不會不要再心痛？

「爹爹，我早就決定好了，我要嫁給俞睿淵，絕不改變。」

「早就決定？妳居然還與他私訂終生？！」梅老爺氣得渾身發抖。他就不明白小時候可人又天真的小女娃，長大怎麼會變了一個樣子，苛待府裡的奴僕、欺負自己的弟妹，現在竟然還敢忤逆他？！他終究對她徹底死心了。

「好，妳要嫁可以，此後梅府再與妳無關。」

梅水菱知道這樣的結果無可避免，但至少這回不是為了那個她明知道會讓她不幸的卓孟哲，而是為了俞睿淵。

她在父親面前跪了下來，磕了三次頭，才哽咽著道：「謝謝爹爹的養育之恩，女兒離開了，請爹爹好好保重。」

道別完，梅水菱起身望向父親，看見的是父親沒有一絲心軟的表情，她苦笑著流下眼淚，這才轉身面對俞睿淵，看見的是俞睿淵咬著牙、雙手緊握成拳瞪視著她的模樣。

「現在你可不能後悔了，我只有你了。」

俞睿淵一句話也沒說，放開了拳頭，改為握住她的手，大步往梅府大門走去。

在大門口，抱著梅水菱包袱的芹兒已經等著了，看著大小姐真的被趕出梅府，整個梅府上下，只有她真心的為她流了眼淚。

「大小姐，既然明知道老爺會趕妳走，大小姐為什麼還要這麼對老爺說？」

「芹兒，現在不走，再過不久我會走得更難堪，現在至少……」梅水菱抬頭望向俞睿淵，雖然他沒有多說一句話或是多看她一眼，但他倒是將她的手握得很緊，一副不打算放開的樣子。「現在離開，至少是有人上門求娶，而不是因為不貞被趕出家門。」

「什麼不貞？芹兒一直跟著大小姐，大小姐哪裡能做出什麼不貞的事啊！」梅水菱由芹兒的手中接過包袱，見芹兒為自己傷心至此，她十分感動，再一次提醒道：「記得，我給妳的東西妳放心的用，因為我走了以後可能會發生一些事，讓妳不得已做出妳不願意的選擇。」

「大小姐……」

聽梅水菱這麼說，俞睿淵微挑起眉毛看向她，認為她是在以自身的情況給予芹兒忠告，正如她嫁給他就是迫不得已的選擇，這讓他有些不悅，所以他冷冷的下了命令，「上馬車。」接著硬是把梅水菱給送上了馬車。

看著俞府的馬車不只載走了俞家少爺，也一併載走了自家小姐，芹兒的淚就怎麼也止不住。

第2章

新郎官俞睿淵穿著一身喜服，臉上卻沒有該有的笑意。

娶梅水菱是他從小的心願，所以他心甘情願，然而一連串的誤會以及兩家人的恩怨，造成他們互相仇視，這是他無法也無力改變的事實，所以他曾經想過是不是得放棄這個心願，沒想到如今居然成真了。

走上了廊道，隔著窗，俞睿淵看見由喜娘陪著的梅水菱，頭上蓋著的喜帕雖然遮去了她的臉，但他知道她的表情絕不是嬌羞喜悅，而是他為何娶她的懷疑，還有不得不嫁給他的無奈，想到這裡，他的表情又沉重了幾分。他走進了房裡，喜娘福了身，喊了聲少爺，他卻看見梅水菱因為喜娘這聲問安而渾身一震，他不禁自嘲，他的新婚妻子看來不但不願意嫁給他，甚至是怕著他的。

服侍新人喝過合巹酒，說了一大堆吉祥話後，所有的喜娘盡數散去，只留坐在床邊的新郎及新娘。

梅水菱的喜帕已經拿下，露出她因為大喜之日而讓人點飾出的妝容，一雙長睫大眼更顯明亮，唇瓣鮮紅欲滴。

但梅水菱的臉上沒有笑容，倒也不是怨懟這樁婚姻，她只是像是在想著什麼似的，望著遠方沉思。

俞睿淵不知道怎麼開口，只能望著某處沉默。

梅水菱自從被他帶回俞府後就一直住在這個院落，他說了隨她的心意布置，他原以為她這個梅府的大小姐會把院落打理得十分奢華，沒想到她只是添了件雅緻的屏風、幾件青花瓷擺設，如此而已。

直到他選了這裡做為他們的新房，才讓人多做了些喜氣的布置，但那也只是暫時的，等成親後就會一一撤下，恢復原先的模樣。

這些日子，梅水菱住在這個院落裡深居簡出，也一反常態不讓丫鬟貼身伺候，過去她在梅府可是身邊隨時都要跟著人服侍的大小姐，如今她卻是梳洗全靠自己，要不是她身分有別，僕人們不敢，她幾乎都要自己打水了。兩人之間的沉默最終是由梅水菱打破的，「你有你自己的院落，我還以為新房會設在你的院落裡。」

她一直以為雖然嫁給了俞睿淵，但至少她能待在自己的院落，能避開他便儘量避開，兩人相安無事的生活下去，但他卻選了這裡做為新房。

「妳不喜歡我與妳同住？」

「不是的，只是這樣對你並不方便，不是嗎？來日你若納了妾，也不好只住在這裡。」

「納妾？妳希望我納妾嗎？」

從他的表情，她看不出他是真的有這樣的疑問，還是等著她說出她的想法後笑話她，所以她並沒有說出真正的想法，「我哪裡能違背你的決定？」

「就這一點妳可以，只要妻子不允，做夫婿的就不該納妾，我要妳告訴我妳真正的想法，妳希望我納妾嗎？」

從剛剛梅水菱就一直看著他的臉，卻讀不出他真實的心意，但她真能把心中所想說出來嗎？

她別開了視線，想著身為一個女子的無可奈何。「我自然是不希望的，但你俞府的……」

「好了，妳該改口了，俞府不是我的，是我們的，妳忘了妳已經是我的妻子了嗎？還有，妳說了不希望我納妾我便不納，縱使妳同意了，我也並不是性好漁色之人，妻子，一個就夠了。」

「但你並不愛我，能接受我為你生兒育女嗎？」

俞睿淵苦澀一笑，反問道：「菱兒，妳覺得我為什麼要娶妳？」難道她就從未想過他若不愛她，那為何要娶她嗎？

「我想過很多原因，但最後我只得出一個結論，那就是你想藉著我的困境，一報兩家之間存在已久的仇恨，所以故意娶我來凌虐我。」

他臉色一沉，她可以不明白他的心意，但絕不能這樣誤解他。「妳覺得自己被凌虐了嗎？」

「就是沒有我才覺得忐忑，我不知道你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幫我？又為了什麼要娶我？」

見她這般困惑不安，俞睿淵幾乎要脫口說出對她的情意，然而她接下來的話讓他猛地止住了話，更準確一點說，是不敢說出口。

「我在這裡住得並不安心，一直想著該不該離開，如果你真的凌虐我了，我倒還住得心安理得。」

俞睿淵突地仰天大笑，站起身走到窗邊，擱在窗臺上的雙手緊緊握起，仰頭望著天上的明月。

「俞睿淵……」

「從今天起改叫我的名字，夫妻之間這麼連名帶姓的喊，太生疏了。」

梅水菱沒有掙扎太久，她已為人妻是事實。

「是，我明白了。」

聽聽，她這語氣不像妻子，倒像是他從外頭撿回來的小丫鬟。

他暗自深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菱兒，妳的猜測之中有過我的愛嗎？妳不覺得我可能愛著妳嗎？」

「不覺得，因為從小到大你從沒給過我好臉色，更何況我也不希望你愛我，因為我不愛你，那會讓我覺得虧欠你。」

俞睿淵的表情極其複雜，但當他再轉身面對梅水菱時，又恢復了以往她熟悉的惡棍模樣。

「我選了這裡當新房與妳同住，那是因為我需要獨處的時候我還有自己的院落可以回去，至於凌虐，我沒有凌虐人的興趣，但娶妳為妻倒是能報個小冤小仇，讓心裡暢快幾分。」

「怎麼報？」果然是這樣！梅水菱就知道自己沒有猜錯，她思來想去，他也只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娶她了。

俞睿淵走回床邊，大刺刺的坐到她身旁，而且沒有一絲柔情、沒有一句情話，伸手就要解她的喜服。

梅水菱嚇了一跳，連忙揮開他的手，瑟縮在床角，她沒有傻到不知道洞房花燭夜兩人要做什麼，她只是沒有預料到真的發生時她會這般驚懼。

俞睿淵沒再動作，卻用帶著惡意的冷然語調命令道：「先幫我脫了喜服，再脫了妳自己的，然後躺到我身邊。」說完，他定定的瞅著她，一副十分有耐心要跟她耗下去的態勢。

梅水菱緩緩坐直身子，咬著下唇忍住眼淚。

「菱兒，我救妳免於流落街頭，妳卻連一點代價都不肯付出嗎？」

看她半晌沒有動作，俞睿淵說完起身就想離去。

梅水菱趕忙下了床拉住他的手臂，不讓他離開。「我、我知道了。」接著她怯生生的開始解著他的衣裳。

俞睿淵只是低頭凝視著她不發一語，等她褪去他的外衣後，他躺到床上，側著身子「欣賞」著她解開自己喜服的模樣。

梅水菱直到她脫得只餘抹胸及襯裙，這才坐到床沿，然後緩緩的移向俞睿淵。

她的顫抖十分明顯，沒有一刻減緩過，不知是剛剛那扇他沒關上的窗吹進來的風讓她感到寒冷，還是她在怕他？

想到這裡，他不由得嘆了口氣，「躺下。」

梅水菱離他有些距離的躺了下來，俞睿淵長手一伸，把她拉向自己，覆在她的身上時還引來她一聲驚呼，但他其實只是打算把她給挪到床的內側，自己睡在外側。

「最近天越來越冷了，晚上能有個暖爐可以抱在懷中也不錯，妳穿了那一身衣服，抱不暖。」

「你……只是想抱著我睡？」

「那是自然，難不成妳還希望我做別的事情？」

「不！不是的！」梅水菱連忙搖手，她知道夫妻之間免不了做那件事，她只是還沒有準備好。

「菱兒，我不會強迫一個不願獻身的女子。」

梅水菱很感謝他的體諒，卻不敢肯定他能維持這樣的承諾多久。

「我……會盡責為你暖床的，只是……如果你怕冷，是不是睡床內側更好些？」

俞睿淵側過身子，將寒意給擋在自己身後，嘴上只是淡淡的回道：「不用，我喜歡睡外側。」

說得好像他常跟別人共寢一般，要不然怎麼會知道更喜歡睡外側？

想到這裡，梅水菱不自覺從他懷中抬起頭看向他，正好對上他的目光，那一瞬間，她好像看見了那雙如星子般燦亮的眼眸來不及隱去的什麼，讓她有些失神。

俞睿淵噙著笑，將她摟得更緊。

她被迫貼著結實健壯的他，感覺到他熱燙的掌心貼著她的後背，輕輕摩挲著，另一手則放在她的後腰處，漸漸地移向她的臀，身軀的熱度透過薄薄的衣料熨燙著彼此，她嚇得推著他的胸膛。

「你不是說不會強迫我嗎？」

俞睿淵壞心的淡笑著，稍一使力就讓她製造出來的距離消失，嘴唇親密地貼近她的耳邊，用低沉的嗓音魅惑著她，「我是不會強迫……」

他的氣息吹拂在她的耳廓，惹得梅水菱泛起輕顫。「那為什麼這麼做？」

「這麼做妳的身子會更暖，抱著妳的我也會更暖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「所以我不會再更進一步，當然，如果妳要求的話，我倒是可以勉為其難滿足一下我們彼此。」

「我不會！」

「那就好，否則我也是很為難的，我不想讓妳失望。」說完，俞睿淵翻了個身背對著她，這才又恢復沉重的表情。

梅水菱盯著他的背，忍不住無聲的落下淚來，她不該因為他的玩弄而覺得受了傷害，是她自己說的，他娶她是為了凌虐她，被凌虐她反而心安理得嗎……

在無數次的重生經歷裡，她遭遇得還不夠嗎？這小小的傷害對她來說不是虐待，傷不了她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以為俞睿淵已經睡著了，正想往內側挪，離他越遠越好時，卻聽到他開口——

「誰准妳離開的，我的背冷了，抱著我。」

「明明你面向床的外側，那頭比較冷。」

再能忍，都還是能聽得出梅水菱的聲音帶著哽咽。

俞睿淵卻沒有放過她，「妳真的想面對一個男人正面抱著妳時可能會發生的意外？」

梅水菱嚇得立刻伸出手摟住了他的腰，身子也貼上了他。

直到感覺到她放鬆了身子，俞睿淵想起婚前偷偷來這裡看她的每個夜晚，看見了她躲在房裡哭泣，這才又開口，「不要一個人偷偷哭，要哭就抱著一個人哭，心裡會好受一點。」

他知道她常常獨自在房裡哭泣嗎？不可能吧！他是因為聽出了她現在說話帶著哭腔吧？但他會這麼說，是因為……關心她嗎？

不！更不可能，他肯定會接著說出什麼傷人的話來。

「我睡熟了的話，妳要是哭得再大聲也吵不醒我，妳只可以在這個時間哭，否則我會拿妳的哭臉取笑妳一輩子。」

不出所料，梅水菱的淚容添了一抹又惱又無奈的笑，俞睿淵這人還真好猜測，果然就打著這樣欺負她的主意啊！

不過，這卻讓她有種得救的感覺，一個人哭泣是多麼孤單悲傷的事，她多需要一個肩膀在她哭泣的時候給她依靠，卻又能在她哭完之後忘記她那丟臉的模樣，這樣的情況對她來說不是最好的嗎？

「睿淵、睿淵……」

她連喊了幾聲沒有回應，這才確定他已然入睡，她便從這份無心給她的溫柔，偷偷地竊取了一些溫暖。

聽見她的哭聲，背對著她的俞睿淵卻緩緩地睜開了雙眼，他挪動了他的手想覆上摟在他腰間的那隻小手，可終究在碰到她的前一刻，又悄悄挪開了。

成親數日，除了與俞睿淵在一起的時間，梅水菱總是滿臉愁容。

倒不是與他相處有多愉快，而是唯有與他在一起的時候，她才不會想起自己被趕出梅府的事。

她重生後想向弟弟妹妹道歉，但父親早已為了弟弟妹妹的安全，將她與他們隔離開來，她想讓父親明白自己知道錯了，然而從小到大的驕縱讓父親一時之間無法相信她。

不過……與俞睿淵在一起雖能暫時忘了這份憂思，卻有另一種煩惱。

晨起時，她得服侍他更衣、梳洗，用膳時也要她伺候、布菜，方才用晚膳時他竟然還告訴她，要她去向總管學習，往後後宅得交由她掌理。

名義上她的確是俞府的主母，但俞睿淵就真的放心把整個俞府交給她？且當她這麼問他時，他居然還陰沉著一張臉，問她不掌後宅難道要被百無一用的供養著嗎？

要不是俞睿淵自己都說了娶她是想報個小冤小仇，她都要以為他們是一般夫妻了。

俞睿淵進房之前看見的，就是梅水菱在院子的亭子裡沉思的樣子，他不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先是愁著臉，後又因為想起了什麼蹙著眉，他突然有了主意，揚手招來了身後的阿喜交代了件事，這才逕自走進房裡。

梅水菱搓了搓雙臂，她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，竟然開始感到身子有些發寒，她正要轉身回房，就看見一名丫鬟走了過來。

丫鬟對她福了個身，說道：「少夫人，少爺請妳回房一趟。」

「他回來了啊？」

「是的，少爺晚膳過後去了一趟城西俞府，方才已經回府了。」

梅水菱曾問過俞睿淵不帶她回城西俞府去見見公婆嗎？他卻一直推託，她明白那是因為俞家兩老並不喜歡她這個媳婦，怕是成親那日願意來主婚也是因為兒子的請求吧！

這也難怪方才晚膳之後他只說要出去一趟，卻沒告訴她是要回老家。

梅水菱進了房，在外室沒有看見俞睿淵，很自然的便閃過了屏風往寢房裡走去，然而一進去先是看見了還冒著熱氣的浴盆，接著就看見他站在一旁。

他一向是回他自己的院落沐浴的，大概是因為兩人還不到可以裸裎相見的程度，但今晚他怎麼會選擇在這裡沐浴？她雖然感到意外，卻不會有任何意見，整個俞府都是他的，他樂意在哪裡沐浴誰能管得了他？

「你準備沐浴嗎？那我先迴避。」

「為什麼要迴避？」

「你要沐浴，我不方便留在這裡。」

「我要沐浴，妳當然得留在這裡。」說完，俞睿淵沒再多解釋什麼，大張著雙手等著。

梅水菱不是不熟悉他的擁抱，成親以來的這些日子，他夜夜非得要抱著她入眠，只是現在還不到就寢時間，而且他正準備沐浴，不是嗎？

「我、我們這個時候抱在一起，等會兒要服侍你沐浴的侍僕進來看見了，成何體統？」

「我說了要抱妳嗎？還是妳已經等不及晚上就寢，現在就想抱抱我？」俞睿淵說完，還刻意的走上前去，作勢要把她擁進懷裡。

梅水菱一個靈巧挪移，躲開了。「對不住，是我誤解了。」

她的閃躲很明顯的讓他不開心，所以俞睿淵又大張著雙手。「以後服侍我沐浴就是妳的工作了。」

「我？可、可是、男女授受不親……」

「需要我再提醒妳一次妳是什麼身分嗎？」

他一這麼說，梅水菱便知道自己是沒有資格拒絕的，她極力忍下心頭的不甘願，走上前為他寬衣。「我知道，不就是讓你娶回來欺負的嗎？」

俞睿淵放下雙手，臉上那愠怒的表情彷彿要將她生吞活剝了似的，見她有些瑟縮，他才又再次張開雙手。

梅水菱看得出來他忍了怒氣，卻不代表怒氣有一絲絲緩解。

「我剛剛想說的是，妳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什麼不能授受的男女。」

那與她說的有什麼不同？她不也說了，他是他「娶」回來欺負的？

梅水菱的心裡有這樣的質疑，但不敢真的說出來，他多變的情緒讓她疲於應付，或許她只要乖乖聽話，他有一天總會膩了的。

但很快的，她便發現「乖乖聽話」得花費她多大的氣力。

脫幾件衣服並不是多困難，困難的是她要努力無視袒露在自己眼前的身軀。

儘管她沒見過別的男子的身軀，但她也知道以俞睿淵這結實的身材，別說女子看了臉紅，怕是男子看了也眼紅。

他只是一名商賈，不是什麼武將，更不是什麼做粗活的工人，為什麼能有如此結實的體魄？隨著她為他褪去中衣，她避也避不開的視線看見了他寬闊的肩膀、結實的胸膛，還有無一絲贅肉的腰腹。

她害臊得不敢再往下看，立刻站到他身後，改而由他身後解開他的褲帶。

直到看見她可愛的表情和反應，俞睿淵的怒氣這才緩解，他故意涼涼地問道：「還說妳不急著抱我？妳現在在做什麼？」

「我不是……」

「那麼為什麼不站在我面前解？」說完，他還幫她解下了自己所有的下著，接著故意轉身面對她。

梅水菱羞臊得想轉身，俞睿淵卻不許，還在她正要遮住雙眼時，扣住了她的手，讓她只能往前站了一步，雙手貼著俞睿淵的胸膛，然後就著這個姿勢把自己的臉埋住。

他放開了一隻手，將落在她耳邊的髮絲勾至耳後，然後傾下身子，煽情的在她耳邊輕聲道：「妳這麼急著送上來不是為了擁抱？那麼我想我明白妳的想法了，是想與我共浴吧！」

「才不……」

她這才後知後覺的意識到兩人的姿勢太過曖昧，想退離開，但來不及了，俞睿淵順勢擁住了她。

「這浴盆太小，年前我得到江南去辦點事，到時候帶著妳去，在江南我有座別府，裡頭有一個天然的溫泉浴池，到時……我再與妳共浴。」

「我不是要與你共浴。」

「好了，知道妳害羞不敢說，我心裡明白就好，我再不入浴水都要涼了。」這一回，俞睿淵沒再為難她，也沒再阻止她因為害羞而別開眼的動作，自己進了浴盆。

在浴盆裡坐定，他看著梅水菱被氣鼓的雙頰，方才她在院子裡沉思的愁容已全數消散了去，他這才緩緩露出微笑，接著又故意命令道：「說了要妳服侍，怎麼妳連擦背都不會嗎？」

梅水菱腹誹著，就算她說不會他也會笑話她、逼她學吧！與其讓他去命令一個侍僕來教她怎麼服侍他入浴，她寧可自己慢慢學就好，讓人知道了多害臊啊！

然而，很快她就發現她的擔憂已然成真。

「我已經吩咐了侍僕，以後就由妳服侍我入浴，所以時間一到妳就自己回房來，別讓我再叫人去請妳。」

天啊！他的欺負還真是徹底！非得讓人知道她這樣服侍赤身裸體的他嗎？

不用猜也能肯定她絕對在腹誹他，俞睿淵笑得更開心。

梅水菱看著他的笑容，這才鬆了口氣，看他開心的樣子，應該不會再想出其他的事情欺負她了吧？

也因為鬆了口氣，她才驚覺自己又忘了方才在院子裡正愁著什麼。

俞睿淵總說要欺負她解氣，但若她告訴他，每次他這樣欺負她，得利的反而是她，因為她能夠暫時忘記愁思，不知道能不能藉機氣氣他，在這小心眼的戰爭之中取得一次勝利？

「丫鬟說你回了一趟城西俞府，公婆有說些什麼嗎？」

這句話讓俞睿淵收起了笑容，他將後腦枕在浴盆邊緣，闔眼假寐，並沒有回答她。

「怎麼了？有什麼不開心的事？」

他睜開眼，看著不死心的梅水菱，刻意轉移了話題，「菱兒，我們成親好幾天了，現在妳還覺得我在欺負妳嗎？」

「自然是欺負，俞府這麼大，就找不到一個服侍的丫鬟嗎？」

「妳要我讓其他女人來服侍我更衣沐浴，夜裡還為我暖床？」

他叫她做的工作又何止如此？梅水菱忍不住頂嘴道：「我說的服侍是指晨起時服侍你更衣梳洗，還有用膳時伺候你。」

「原來妳這麼不喜歡做這兩件事啊……那麼我讓侍僕來做就是了，妳早說我就會依妳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自然是，那麼，除了這兩件事，妳很喜歡服侍我更衣沐浴及暖床吧？這兩件事我會依妳，妳可不許又不甘願了。」

他又刻意誤解她！儘管是因為怒氣，但梅水菱的雙眸裡終於有了火花，這讓她整個人顯得鮮活許多。「俞睿淵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」

「是。」他老實不客氣的承認。

聞言，她不由得一愣，一時還真找不到由頭發難，只好又默默的低下頭為他擦著背。「早該猜到你又是在欺負我。」

「這怎麼是欺負，明明妳方才抱怨的我都答應讓別的侍僕做了，妳還不滿意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梅水菱還想再說什麼，直到她突然想到俞睿淵轉移了話題，於是她收起了一身的氣焰，落寞的問道：「公婆找你回城西俞府，是要說我的事吧？」沒有成功轉移話題，俞睿淵嘆了口氣，在浴盆邊撐著肘、支著額，這才回道：「妳別管他們說什麼，我會處理。」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又是因為我們兩家互相為敵的事？」

「互相為敵又如何？我終究是娶了妳，在這件事情上頭他們已經為難不了妳。」

怎麼為難不了？梅水菱想著過去的自己，刁蠻驕縱任性，脾氣又大，誰家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兒子娶了這樣的女子？

「他們肯定很不喜歡我吧……」

她是因為過去他爹娘對她的態度猜出來的？還是最近爹娘對她的一些不滿傳進了她的耳裡？俞睿淵定定地瞅著她，問道：「有人在妳面前碎嘴嗎？誰？回頭我非撕了他的嘴！」

「不是，下人們都很盡責，你別遷怒他們，是我猜到的。」

「放心，有我在，妳選了我助妳，就要相信我。」

「是啊，這一回我選你，或許真是選對了。」

「什麼這一回下一回的？妳才剛嫁給我，就想著再有下一次機會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，我只是覺得自己怎麼這麼笨，明明每次都會看見你坐著轎子經過梅府大門，怎麼就沒有一次上前去把轎子攔下來向你求助？」

她的話讓俞睿淵懵了，什麼每次？他很少坐轎子，路程近些的他喜歡用走的，可以順道逛一逛；路程遠些的他則坐馬車，那天會坐轎子，只是剛好馬車輪軸斷了。

不過聽到她說自己是正確的選擇，他倒是很受用，他滿意的拉開了笑容，命令道：「菱兒，水快涼了，妳再不快些我就把妳拉進浴盆裡，抱著妳取暖。」

「別！我快、我快就是了！」

害臊算什麼，至少她一身衣裳還好好的穿在身上，她才不要進浴盆與他共浴！

這麼想著的梅水菱加快了動作，而且一句話也不敢再說，就怕他又找到她的語病，真把她給拉進浴盆裡。

俞睿淵本在等著她回嘴，這樣他可以逗逗她，他只說抱著他，又沒想她脫衣裳，但若她覺得穿著溼衣裳不舒服，他可以為她脫去，偏偏她很聰明的保持沉默，讓他真的覺得有些扼腕。

今日俞睿淵出門，難得沒有帶著阿喜隨行，等他忙完一回府，阿喜立刻迎了上來，他遣退了左右，逕自往梅水菱的院落走去，阿喜自然跟隨。

「查得如何？」俞睿淵問道。

「回少爺，奴才去了一趟私塾，他已經不在那裡教書了。」

「除了當夫子，他還有什麼辦法營生？」

「在奴才看，百無一用是書生，他若不在私塾當夫子，怕只能在街上賣字畫了。」

俞睿淵停下腳步，阿喜躬著身子跟著停了下來，他頭也沒抬一回，似在等著主子的下一個問題。

「我雖不常去市集走動，但我想他並不是真的在市集賣字畫吧？」

「是的，他似是憑空消失了，會不會是因為少夫人嫁人了，他黯然神傷離開了？」

「憑空消失？黯然神傷？是任務完成自動消失了吧！」

「少爺英明，奴才愚鈍自是沒想到。」

「英明？我若英明，早就把那人給揪出來了，他在暗我在明，我這才會錯失了機會，讓他給逃了。」

「那麼……少爺還要繼續找他嗎？」

俞睿淵沒有細想便搖搖頭，事到如今，他不會輕易現身，多找無益。「阿喜，你說一個人沒了生計要怎麼過活？想必給了他不少銀子吧，該得要有多大的利益，那幕後操縱之人才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價？」

「奴才想……少爺其實心裡早有定見。」

「我心中有底，但沒有證據，萬一錯判了冒然行事，只會讓菱兒更為難。」俞睿淵負手而立，知道自己終究遲了一步。「他的消失就代表謠言不會繼續散播開來，城裡那些供人閒談的話題多，一段時間便會平息了，你留意著他的行蹤便行，他若回萬安城，立刻來稟。」

「少爺想他會回來嗎？」

「就算鑽到土裡沒了蹤跡，久了也得探出頭來吐口氣，只看他會不會回老巢而已。」

「是！奴才明白了。」

「退吧！」

「少爺可是要找少夫人？」

俞睿淵白了阿喜一眼，沒有回答他便邁開了步伐。

阿喜緊接著又道：「少夫人正在房裡刺繡呢！」

俞睿淵頓時停下腳步，不單因為聽到梅水菱竟會刺繡而覺得訝異，也是因為阿喜不可能無緣無故對他說這麼一句。

梅水菱既是在房裡，他回房自然就能見到了，何須阿喜事先告知？

「你總不會因為知道她應該不會刺繡，覺得稀奇才故意這麼說吧？」

「奴才自然覺得稀奇，奴才的確不知道少夫人會刺繡，但奴才卻知道少夫人為什麼會開始刺繡。」

「喔？她告訴你了？」

「少夫人不用告訴奴才什麼，是奴才聽到少夫人院落裡的丫鬟碎嘴，說是少夫人叫人準備刺繡的材料後，喃喃自語的說了什麼她才不是百無一用的。」

俞睿淵凝起臉孔，銳利的鷹眸盯視著阿喜，「你想說什麼？」

「少爺，奴才是想說……少爺為什麼要這麼傷害少夫人，明明少爺你就……」

俞睿淵不耐的打斷他的話，「你也覺得我在傷害她？」

「奴才不敢臆測。」

不敢臆測？不敢臆測就不會說這麼多了！

「你的確不該臆測，也管得太多了。」

「奴才是怕少爺後悔……」

「退吧！」

這一回，阿喜順從的閉上嘴，依著命令退下了。

俞睿淵來到院落，梅水菱一如以往不讓人服侍，獨自一人在房裡忙著，他沒有吵她，只是遠遠的看著，發現她不但會刺繡，看起來似乎還在縫製荷包。

這荷包的布料及用色都不像女子的物品，她做這個荷包是為了什麼？

俞睿淵由懷中拿出自己的荷包，與其說他念舊，倒不如說他只是缺個人在他身旁提醒，要不是看見梅水菱在縫荷包，他還沒感覺到自己的荷包都用舊了。

他突然好想要她縫製的那個荷包，就不知道她是要送給誰的？有這樣一個人讓她送出手上的荷包嗎？

沒來由的嫉妒讓俞睿淵心情不快，刻意出聲道：「梅府大小姐無才是全萬安城都知道的事，怎麼原來大家都錯了，妳竟有著一手好繡技？」

梅水菱被嚇了一跳，下一瞬，手裡剛縫好的荷包就被俞睿淵給搶了過去，他左右端詳著，似是很滿意上頭繡著的翠竹。

「他們不知道的事還多著呢！」

「難不成妳要告訴我，妳除了有著一手好繡技，還會其他的？」

「當然，我還會……」被說得這樣無能，梅水菱當然很不服氣，她除了女紅，還會彈琵琶，雖然書讀得不多，但吟幾首詩詞也是可以的，但當她正想一一細數自己的能力時，又突然發現，他哪裡是想知道她會什麼，分明只是想取笑她，她猛地住了嘴，有些不滿的瞪著被他搶走的荷包。「還我！」

「妳先回答我，妳做這個荷包是要做什麼用的？」

「能做什麼？當然是積攢著等萬一我被你趕出俞府流落街頭時，能拿來賣錢啊！」

聽到這個回答，俞睿淵馬上露出了怒容。

梅水菱相當識時務，立刻老實道：「我相信此時此刻你的承諾，但很多時候總會有不得已，我是防患於未然。」

「沒收！」

「什麼？！」

「這用的是我俞府出資買的布料、繡線，妳以為妳被趕出門了，還能帶得走？」

「你也用不著這麼小氣吧，你俞府財大勢大，就幾件繡件也要與我計較，我一開始總要有幾件繡件來賣錢換本錢，才能再買新的布料繡線來做新的繡件啊！」

聽她說得好像都計劃好了似的，俞睿淵更不開心，她就這麼不相信他，覺得他總有一天還是會把她趕出去？

她這哪裡是防患於未然，根本是杞人憂天了。

「妳以為說要賣就能賣嗎？」

「當然，在街上擺個攤子就行了。」她又不是沒賣過，當然，她重生無數次的事是不能告訴俞睿淵的，說了肯定被人當成瘋子。

「這樣拋頭露面，妳一個千金大小姐做得了嗎？」

「別小看我，瞧你不就連我有這手藝都不知道嗎？」

俞睿淵再仔細端詳，不吝於稱讚道：「的確，這荷包上所繡的青竹蔥翠挺拔，荷包的縫線紮實，做工十分精細，若不說，我還真以為是十分有經驗的繡娘做的。」

「那是因為我很有天賦。」

梅水菱有一回重生，得一在街上擺攤的繡娘所助，那名繡娘看梅水菱覺得頗得她的緣，就問她要不要學些手藝，認知到自己得有一技之長才能免於流落街頭，梅水菱便向她學了，而且還學出了興趣，雖然後來還是改不了她流落街頭的命運，但每回重生她總是會故意再與那名繡娘不期而遇，讓那名繡娘再教她新的繡技。

幾次重生之後，梅水菱學得有模有樣，那繡娘便把攤子讓了一部分給她擺她所做的繡件，讓她換些勉強能餬口的銀子。

只是每當她覺得否極泰來，日子可以這麼平平安安的過下去時，就會發生大大小小不同的災禍讓她無法繼續當時的營生，在試過了好幾回，甚至某次遇上了搶劫的賊人，險些害死那名繡娘後，下回再重生，她便沒再接近過那名繡娘。

她自小學什麼都快，就只是不愛學而已，但沒想到這門技藝倒真讓她學成了，後來在繡坊找到了一份工錢還不錯的工作，若不是遇上了……

想到這裡，梅水菱在心裡偷偷嘆了口氣。

「天賦？還真敢說呢！」俞睿淵順理成章的把荷包給收進懷裡，就是打定了主意不還她。「這個荷包我要了，之後妳要積攢多少繡件我都不會再管，要走的時候妳也可以全都帶走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妳再質疑我的話，看我怎麼欺負妳！」

「別！我道歉就是了……」梅水菱連忙道歉，他現在欺負她欺負得還不夠嗎？她要服侍他入浴，晚上還要半裸著讓他擁著入眠，對她來說真是羞得無地自容啊！

俞睿淵心裡是得意的，他才不管她原先繡這荷包是要做什麼用，總之，他要了就是他的了，他酷愛青竹，這荷包很對他胃口。

他開心的正要離開，突然又想起了什麼停下腳步，轉過身看向她，問道：

「菱兒，妳可知道我的院落裡植滿青竹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不就是因為你喜歡青竹嗎……」梅水菱突然意識到自己露了餡，連忙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其實她若是神態自若的說完，俞睿淵還不會懷疑，可是她捂住自己嘴的樣子分明是不打自招，他看了開心，一掃方才臉上的陰鬱，做了一個決定。

「菱兒，我開間繡坊讓妳管理吧！」

「繡坊？為什麼？你放心讓我管理你的產業？」

「難不成妳真想在俞府裡好吃懶做嗎？」

「不敢，我做就是了。」梅水菱沒好氣地咕噥道。

明明都叫她要學著掌管後宅了，她哪裡好吃懶做了？更何況她不是努力的開始做繡件了嗎？是真的可以賣錢的。

只是她想著第一個做出來的一定要送給他，感謝他收留她，之後她真的會認真做可以換銀子的繡件嘛！

「掌管繡坊之後，妳還得學會看帳，偷懶不得。」

「是，我知道了，可是……」梅水菱想起之前的經歷，有些欲言又止。

「還有異議？」

「不是，我只想問問你，如果送繡件的時候繡件被盜，剛好那繡件的布料及上頭縫製的珠寶都是客人提供的，到時你會把罪責全推給我，讓我背負私吞了客人的訂金及材料的這個罪名，把我趕出去嗎？」

又是趕出去！俞睿淵真不知道自己該生氣還是無奈了，她這沒由來的危機感到底是怎麼養成的？真的是因為自小養尊處優，突然被父親趕出家門而受了驚？

「我不會讓妳去送繡件，繡坊裡有專門的雇工會送，就算是比較珍貴的，通常不是掌櫃親自領著雇工去送，也是客人會自行來取，用不著妳做這些粗重工作。」

才怪！明明就有繡坊讓她一個小小的繡娘去送，丟了還要她賠，賠不出來就被趕出繡坊，但如今，她還是想相信他的保證。「所以我不會因為這樣被趕出去？」

俞睿淵重重的嘆了口氣，知道說再多都沒用，只能順著她的話回道：「對！絕不會因為這樣被趕出去。」

「睿淵，你真是我的救星。」梅水菱一開心，便挽著他的手臂撒嬌起來，「我老實告訴你，其實是我那天見你的荷包很舊了，便想著要做一個荷包送你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俞睿淵勾起一抹淺笑，早在問她青竹的事時他便猜到了。看她自從成親後第一次主動親近他，他相當開心，自然沒有提醒她兩人此時舉止親暱，而是靜靜的享受著。

他相信很快他就能告訴她他娶她的真正原因，這個傻菱兒，至今還以為他娶她是為了欺負她呢！